

二知道人集

明清別集叢刊

蔡家琬 著
趙春輝 點校



二知道人集



蔡家琬 著
趙春輝 點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二知道人集/ (清) 蔡家琬著; 趙春輝點校.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明清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11148-0

I. ①二… II. ①蔡…②趙… III. ①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4. 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31094 號

責任編輯 葛雲波

責任印製 王景林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580 千字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26 插頁 1

印 數 1—2000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11148-0

定 價 93.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 01065233595

前言

蔡家琬（一七六三—一八三六），字右義，號二知道人，別署陶門弟子、陶門詩叟。世居廬州府合肥縣，為肥邑著姓，明尚寶司卿蔡文毅公裔孫。增貢生，江西候補州吏目〔一〕。

二知道人以《紅樓夢說夢》聞名，為清代早期杰出的紅學家。劉銓福云：『《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除《紅樓夢說夢》外，二知道人的著述尚有詩、文、筆記若干，即《陶門弟子詩》初集十六卷，續集四卷，餘集三卷，合共二十三卷。起自乾隆戊戌（一七七八），訖於道光乙未（一八三五），計五十八年，共刊存詩一千七百七十三首。另外刊存《陶門詩話》一卷、《煙譜》一卷等。

一

據合肥《蔡氏宗譜裡公支譜》，蔡家琬為十六世。其合肥始遷祖蔡福，二世祖蔡文富，三世祖蔡曉

〔一〕據《蔡氏宗譜裡公支譜》卷二《紳衿總紀》，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木活字本。按：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云：『諸生。』蔣元卿《皖人書錄》云：『嘉道間候補知縣。』均誤。

乙。蔡福於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由句容遷入合肥。

四世祖蔡清，字孟潔，天順六年（一四六二）舉鄉飲大賓，薦於部，授八品，管理合肥一縣軍糧。五世祖蔡裡，即本支譜之裡公，字元敬，通經史，以孝友聞於鄉里。生子七，即蔡廷珪、蔡廷璋、蔡廷璽、蔡廷瑤、蔡廷玉、蔡廷用、蔡廷簠。第六世至第十二世祖依次為蔡廷簠、蔡懿、蔡學大、蔡世翰、蔡國備、蔡業新、蔡宸。

第十三世蔡泰來（一六七八—一七四七），即蔡家琬曾祖，行一，字陽吉，太學生。有孝義，好施予。第十四世祖蔡卉（一七〇六—一七七四），即蔡家琬祖父，行二，字藥林，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舉人。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明通榜進士，授旌德教諭。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捐升國子監典簿，舉鄉飲大賓，以孝悌著稱，著有《大學堂文稿》。嘉慶八年《廬州府志》、嘉慶九年《合肥縣志》及嘉慶十三年《旌德縣志》分別載有蔡卉生平事蹟。

第十五世蔡邦烜（一七四四—一七八七），即蔡家琬之父，行三，字霽霞，號月樵，一號詠花主人，太學生。擅畫菊、蘭、竹，平生追慕陶淵明、白居易。著有《聞喜堂詩集》、《詠花人詩草》等。二知道人《陶門弟子集》卷首呂士淑《序》云：『陶門世居合肥，……其尊人月樵先生，性恬雅，閉戶著書，尤耽韻事。』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畧》卷五十三載：『蔡邦烜，字月樵，江南合肥人，太學生，有《聞喜堂集》。』張維屏亦對蔡邦烜詩作給予好評，他在《聽松廬文鈔》中說道：『月樵癖於詩。其子陶門尤癖於詩。余至吉安，陶門攜其詩並先人詩質於余。月樵自得家園嘯歌之樂，而陶門不免異鄉羈旅之悲。然陶門窮老，卒能以詩自怡，且勤勤焉。惟恐其父湮沒而不彰，可謂孝之用心也已。余為之錄其詩，存其人，不惟慰樵』

翁，且以慰陶門也。』^(一)

二

蔡家琬一生為人作幕、館課，頗重學行。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作為一名紅學家，均以維護名教、拯救世風為己任，認為真實詩人，應時時有忠臣孝子之心。《陶門詩話》云：『文以載道，詩亦以載道。』《紅樓夢說夢》亦云：『雪芹之裨官，世家之寶鑑也。賈政性本愚闇，乏治繁理劇之才，身為郎官，不過因人成事耳。即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產，食指日眾，外強中乾，阿家翁癡聾而已。』其實，蔡家琬這種道學觀念是淵源有自的，即受到其先祖文毅公蔡悉的影響。

蔡悉（一五三六—一六一五），字士備，號肖謙，諡文毅。嘉靖戊午（一五五八）科舉人，己未（一五五九）進士。歷宦十七任，累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太僕寺少卿。著書達七十餘種，《四庫全書》錄有《書疇彝訓》、《大學注》等。蔡悉與包拯齊名，謂『宋以包孝肅公為第一，明以蔡文毅公為第一』^(二)。亦曾詔賜『理學名臣』，有『昌明理學，一代儒宗』之稱，後世學者尊其為『淮西夫子』。其學術路徑、思想態度對蔡

（一）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畧》，清代道光年間刻本。

（二）雍正乙卯科提督學院姚三辰選拔廬州府諸生，策問：『宋明人物孰為最優？』曰：『宋以包孝肅公為第一，明以蔡文毅公為第一。』見《蔡氏宗譜裡公支譜》卷三《文毅公事實》。

家琬及合肥蔡氏一族的影響頗大。

袁枚撰《月樵公傳》云：『明太僕寺卿悉之裔孫，明諸生壬午死難世和之六世孫也。君既為合肥右族，居鄉以太僕為法，無情容，無忤色。手繕太僕《居身居家二十則》於座右，家人子弟及鄉里後輩，皆憚其溫肅。』蔡悉的《居身居家二十則》，《蔡氏宗譜裡公支譜》中有載。蔡邦烜能親手書寫蔡悉的『家訓』來教育自己的後人，可見蔡氏後人的教育受蔡悉影響的程度。又，蔡家琬《陶門弟子集·自敘》云：『嗚呼！小子夫復何言？伏念少時一無所知，頗以門地人才自負。』可以說，蔡氏族人，包括蔡家琬本人無不受到蔡悉理學思想的影響。

蔡家琬平生仰慕陶淵明人格與詩風，故自號陶門弟子，生平所撰詩作結集以『陶門弟子集』名之；又酷喜讀《紅樓夢》，寫下紅學史早期著作《紅樓夢說夢》。而對其慕陶思想與詩歌創作產生這種影響的當是他的父親。

袁枚《月樵公傳》有文云：『家琬尊甫月樵，合肥詩人也。憶前數年，有人為余誦『江上黯然秋』之句，余極賞其神韻，而忘其人名與地。蔡生袖月樵詩集，求為點訂。展卷則五字在焉，信翰墨之契如神。而蔡生之詩，其淵源有自也。』評其詩道：『五古沖淡，入陶、韋之室；七古近山谷道人；五七律出入盛唐諸家。』同時也提到了蔡邦烜的撰述情況。

筆者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查到了蔡邦烜的所謂『佚著』《聞喜堂集》。此書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刻本，共六卷，即詩五卷，詩餘一卷。其首有徐世野、朱黼二人序及陳古漁、趙履廉題辭兩篇。卷末有蔡家琬撰於嘉慶癸酉年（一八一三）跋語，題家職、家璉、家珂、家理、家琯校字。其跋語云：『乾隆丁酉，

先大人有倡和詩存之。刻，既而悔之，刪去過半。今敬錄舊刻之所存及後來未刻之什，編成四卷。先大人又有題畫詩若干首，自題曰《無聲詩評》；有詩餘若干首，自題曰《橫竹詞》。琬敬謹繕書，都為一集，登諸梨棗。『《聞喜堂集》的發現為考證蔡邦烜生平思想及對蔡家琬的影響提供了諸多線索。

蔡邦烜平生酷喜讀書，達到無所不讀的境地。袁枚《月樵公傳》云：『君性惡煩劇，中年後委家政於其子。構紅杏書屋於古逍遙津左偏，槿籬茆舍，植花樹繞之，日與友朋觴詠其中。又構小樓名詠花樓，自號詠花主人。……記聞奧博，喜訪古碑碣，多識周秦，奇九經、十七史，皆手錄藏於家，好學至老不倦。』關於蔡邦烜廣聞博覽的記載亦見於徐世璽、朱黼等人的《序》中。徐世璽撰《序》曰『月樵於書無所不覽，……家有園林，吟詩作畫而外，足不出戶』。朱黼撰《序》云：『先君號月樵，性好讀書，手鈔錄者不下數千卷。』

《聞喜堂集》卷六《傾杯樂》詞，有句云：『佳時恰值，陽春小。思排遣計，紅友能將愁掃。』句中『紅友』一詞應具雙關義，既指與蔡邦烜一起吟詩讀書於『紅杏書屋』的朋友，亦指讀《紅樓夢》的好友。鄭志良先生認為『紅友』當作『酒』解^{〔二〕}，亦祇是其中一說而已。蔡邦烜此詞作於中年以後，當在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前後。由此，可知蔡邦烜不僅擁有《紅樓夢》一書，而且還與好友同讀《紅樓夢》，同時他的兒子蔡家琬亦是被《紅樓夢》深深地吸引了。《陶門弟子集·自敘》：『少時一無所知，頗以門地人材自負。先大人構成別業，蒔花種竹，命小子讀書其中。』蔡家琬作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的《齋中雜

〔二〕 鄭志良撰：《蔡家琬詩中『紅友』小議》，《紅樓夢學刊》二〇一一年第五輯。

興》之五云『此日惟邀紅友，他日再買青山』，即是明證。

三

《紅樓夢說夢》撰於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是年蔡家琬五十歲，從海州沐陽呂氏移家雲臺山。呂士淑於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為蔡家琬《陶門弟子集》作《序》，有文云：『辛酉來遊吾沐，時先大夫家居，一見遂深器許，留館於家，課予兩弟。陶門亦執贄於先大夫。』嘉慶辛酉年（一八〇一），蔡家琬三十九歲，時從父蔡邦烈適任沐陽教諭。

《蔡氏宗譜裡公支譜》卷四有合肥人趙席珍撰《陶門公傳》，其文有云：『陶門先生，余表丈也。……先生年四旬，數試不第，橐筆出遊，止於沐陽呂氏。先是先生省試白門，以詩謁隨園，稱善，籍弟子列。呂觀察恩湛，故隨園交，知先生名，授館焉。久之，名益彰，拜門牆日眾。……先生從父德裕亦為沐陽教諭，過從甚歡。時先生已由增貢生援例得州目，始迎母趙太孺人，即余從祖姑來沐色養，逾十年。』先生從父德裕即蔡邦烈，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任沐陽教諭，後其子蔡家瓚亦曾館於沐陽呂氏。

從嘉慶壬戌七年（一八〇二）至壬申十七年（一八一二），正是十年。這期間，蔡家琬大多是在沐陽呂氏家作館。在此其間，蔡家琬除赴鄉試外，每日以授館、讀書、吟詩為樂事。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蔡家琬第七次鄉試落榜後，心灰意冷，兼之其所館呂氏子呂朗陵業已鄉試中舉，便絕意仕進，欲移居東海。

之濱。蔡家琬於此年作《五十自述》一詩，有句云：『七度戰文闈，紙落羽頻鍛。移居東海郡，徜徉雲水窟。』並寄詩於呂朗陵曰：『賢勞佇作皇華使，我向南天望客星。』蔡家琬移家後，徜徉於山水之間，接連遊覽蒼梧山、雲臺山等，以遣內心之鬱悶。比如其《僦居雲臺山下喜而有作》有句云：『昔有人山願，而今真在山。但求是鄉老，那問二毛斑。』《蒼梧山》有句云：『春來東海濱，山似睡方醒。兼之一雨零，清光更炯炯。我生性愛山，獨遊心亦肯。』

蔡家琬還請人在雲臺山下築屋三間，命之曰『知足知不足齋』，故號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即撰於此。其《小築》詩曰：『雲臺山下三間屋，一間兀坐一間宿。藥爐茶灶清醪樽，別貯一間殊不俗。』《陶門弟子集》卷首有蔡家琬作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的《自敘》，其落款便署為『嘉慶甲戌夏五，合肥蔡家琬書於知足知不足齋』。其《自敘》有文云：『僕年逾半百，閒居寡歡，忽忽悠悠，諸緣漸盡。惟是結習在詩，不忍聽其散佚。……明年迎母至沐，僦居此邦，愛日如年，倏已十載。回念挂名場屋，不能幸獲一第，學毛義捧檄以博堂上歡，往往引以自愧。幸老母諒予，不願兒求進取也。於是彈鋏不已，倚門長歌。』

蔡家琬以前閱讀《紅樓夢》時，雖是『心口間汨汨然欲有所吐』，但因為『謀生碌碌，無暇及此』。現在隱居雲臺山下，終於可以專心撰寫《紅樓夢說夢》了。此書撰成後，他便請曾任沭陽教諭並寓居於此的江陰人朱黼畫了一張畫，名曰『紅樓夢說夢圖』，並自題詩一首。《紅樓夢說夢圖》刊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紅樓夢說夢》一書的卷首，題署『京江解半癡』畫。圖後又附蔡家琬自題詩，署『二知道人自』

題』。其下還鈐有兩方私章，一曰『陶門弟子』，一曰『知足不足齋』^(一)。蔡家琬《自題夢中說夢圖》一詩撰於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刊於《陶門弟子集》卷六。該詩完整記錄了蔡家琬閱讀《紅樓夢》的體悟：『處世若大夢，何待癡人說。無如夢中人，兒女情切切。……我愛圖中涼，不愛夢中熱。』二知道人的紅學觀念流傳於世，為後世學者所推重。如：『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二)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太史公之書高文典冊，曹雪芹之書假語村言，不逮古人遠矣，然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其所撰《煙譜》，為道光六年林鍾元校刊本。內容頗類筆記小說，多記前人有關煙草的記述，對我國煙草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此書收入清代道光年間所刻《拜梅山房几上書》叢書。該叢書共收入二十一種，《煙譜》為壓卷之作。

四

蔡家琬平生詩作皆刊存於《陶門弟子集》、《陶門續集》、《陶門餘集》之中，合稱『陶門三集』。《陶門弟子集》，十六卷，為嘉慶十九年劉文奎局鐫本，蔡有稱校字；《陶門續集》，四卷，道光十二年盛昌齡刊

○^(一) 嘉慶十九年解紅軒刊本《紅樓夢說夢》，曾在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二〇〇六年古籍善本拍賣會上展出，編號是〇九二〇；後於北京歌德拍賣公司二〇〇九年古籍文獻專場上展出，編號是〇〇〇一。

本；《陶門餘集》，共三卷，道光十五年蔡有稱校刊。合共二十三卷，起自乾隆戊戌，訖於道光乙未，計五十八年，存詩一千七百七十三首。又，《陶門詩話》，一卷，道光元年聞喜堂藏板，完整記錄了其詩學觀點。

可以說，蔡家琬不僅是紅學史上最早研究《紅樓夢》的學者之一，更是乾嘉道詩壇上的一位重要詩人，尤其在合肥詩學史上，其名頗大。趙席珍贊譽蔡家琬：『合肥詩學自李文定父子、王思齡兄弟及許氏竹林後先輝映，一時稱盛，越數十年而先生繼之。……合肥詩學，中替稱詩，復自先生始。』〔一〕趙席珍，字響泉，號子聘，合肥人。嘉慶庚午經魁，曾官旌德教諭，著有《廖天一室詩鈔》。陸繼輅《合肥學舍》稱合肥趙氏三代能詩，云：『趙生彥倫之父子聘孝廉，名席珍，廬陽第一詩人也。子聘從父對徵，年甫弱冠，亦負雋才。』〔二〕

蔡家琬一生仕途偃蹇，窮愁潦倒。早歲讀書，壯歲以後，游歷名山大川，後止於沐陽呂氏，坐館為生。五十歲後，第七次鄉試落榜，遂棄舉業，隱居於雲臺山下。後呂士淑延為幕僚，隨其至江西吉安任；呂士淑卒後，遂流落江西，供職於當地書院以謀生。其所行蹤，均記載於其詩。交游所及，前輩如袁枚、姚鼐、翁方綱、毛藻、陳毅、朱黼、胡師璞、曾燠等，同好如張維屏、許喬林、許桂林、吳振勃、金琬、陳紫薇、劉體重、董秋漁、張蓉裳、牛雲洋等，其詩文集是研究乾嘉道三朝文學、政事的豐富史料。

〔一〕趙席珍撰：《陶門公傳》，見《蔡氏宗譜裡公支譜》卷四《傳贊》。

〔二〕陸繼輅撰：《合肥學舍札記》，清光緒四年刻本。

蔡家琬一生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早歲在家讀書時期；壯歲出游時期；海州坐館時期；晚歲江西作幕與書院掌教時期。這四個時期，詩風各有不同，但其總體風格則是遠追漢魏，尤其是受到陶淵明的影響較大。關於這一點，同其喜讀《紅樓夢》一樣，亦是受到其父蔡邦烜影響。袁枚曾評蔡邦烜詩『入陶、韋之室』。蔡邦烜平生是十分欽慕陶淵明的。趙履廉《聞喜堂集題辭》曰：『此子宜置丘壑間，登亭皋而嘯詠，玩花石而流連。……歌曰：「身心相戲香山句，形影追隨靖節篇。會得此中有真意，何妨我與我周旋。』」蔡邦烜亦曾親畫陶淵明像，並題詩曰：『晉人尚玄虛，唯公矢拳拳。卷懷歸畎畝，飲酒全其天。與道為汙隆，豈得非名賢？胸臆抱大志，見之荆軻篇。試問添毫客，此意誰能傳？』」

《陶門餘集》卷首有張維屏序云：『陶門生平服膺陶公，自號陶門弟子。中年詩多學陶，此卷為癸巳作，又頗近放翁。夫學古人亦貴得其性情耳。陶門老且貧，羈棲異鄉，其境可謂困矣，而能安貧讀書，嘯歌自適，非中有所得，能如是乎？必如是，乃不愧為陶門弟子。』許喬林序云：『而淵明之真知己，乃在陶門先生也。先生學陶，因集陶，自署陶門弟子。然陶門懷瓊握蘭，抱用世之略而數困於有司，遭時升平，無所謂隱。其詩亦多沉雄奧衍，不純以清淡為宗。或疑其與陶異趣，余竊歎其神相似也。』可見，蔡家琬的詩歌創作亦屬淵源有自，謂其在某種程度上與陶淵明、陸游的詩風旨趣相似，是比較準確的評價。蔡家琬棄舉子業後，於嘉慶十八年初嘗作二十首《集陶言志》詩，其小序云：『生平慕靖節之為人，自號陶門弟子。今僑居淮北十有三年，歸思勃然。無以自遣，借五柳先生之酒澆陶門弟子之胸，在籠白鵬自

鳴不已。『蔡家琬最早創作的《讀陶詩》是在其十九歲時，詩曰：『尚論羲皇時，陶公日企仰。上古不可及，化作陶源想。』此年創作的《菊枕》一詩，有句云：『東籬花事已闌珊，收拾殘英作古歡。瘦骨終須留栗里，寒香也得到邯鄲。』亦是流露出對陶淵明隱士生活的向往之情。關於這一點，在蔡家琬《陶門餘集》中亦是隨處可以得到印證的。其《閒居》詩云：『瓶花向我笑，雲去自知還。但見階前草，生意殊相關。』其《放歌行》詩亦云：『春風吹出一園綠，生意盎然繞白屋。中有人兮頗不俗，白首終朝勤誦讀。』其《偶然作》詩亦云：『雲霞燦如錦，花木逞芳姿。俯仰得玩賞，報答曾有誰？』等等。

蔡家琬詩歌的題材十分豐富，可分為和陶詩、咏史詩、山水詩、述貧詩、送別詩和羈旅詩等。其詩歌的文化意蘊表現為以詩存史的理念，而其美學風格則追求至情、平淡與自然，帶有深度的陶詩化傾向。蔡家琬的和陶詩遍佈於全集各卷中，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詩篇皆有酒字。朱黼曾戲稱其詩曰：『昔論淵明詩，篇篇有酒字。豈知千載後，乃有陶讓繼？俎豆一先生，淵源尊所自。束修不用脰，當以酒為贊。』^{〔一〕}董斯福亦曰：『其詠及酒者，亦十居七八焉。』^{〔二〕}蔡家琬《飲酒四首》其一亦云：『終日但飲酒，舍其糟粕餘。遜入醉鄉中，睪然見太初。』詠史詩主要集中於其歸隱後創作的《十國宮詞》，以詩歌的方式評述了吳越、閩、南唐等十國的歷史人物與事跡。

蔡家琬為人重情，性格忼爽，這也體現在其詩風上。《陶門詩話》有云：『人必先有至情，或有豪

〔一〕 朱黼撰：《陶門弟子集題辭》，見《陶門弟子集》，嘉慶十九年刻本。

〔二〕 董斯福撰：《陶門續集序》，見《陶門續集》，道光年間刻本。

情，或有逸情，或有柔情，而後發之於詩，自各有感人之處。『關於這一點，呂士淑曾說：『夫詩以言情，而情根於性。陶門性恬爽，壘快有正骨，亦不孑孑然為婞直之好。』當呂士淑因病卒於任上時，蔡家琬以詩哭之，有曰：『風流歇絕人琴亡，睹物懷人觸處有。』又曰：『暫別不為別，忽然無此人。剩將無限話，留作幾生因。』』

蔡家琬論詩，亦求新重理，反對道學語。《陶門詩話》云：『詩忌道學語，一切語錄不可入詩，固也！但必有理趣，意味方長。求新於理，是為得之。』其《有感而作》詩云：『文章出於天，假諸斯人手。應手由此心，心知天籟否？……萬事總天然，可以堅素守。形神須自全，我我周旋久。』與王存庵論詩，亦認為：『聽琴須聽弦外音，摹畫須摹象外神。』

此外，蔡家琬尚有一些以憂時感憤為主題的詩歌，表現出了一定的憂國憂民情懷。如《飢歲歎》有句云：『農夫闔室悲，計日知永訣。飢腸輓轡轉，安得首陽蕨？慚予日再食，此際不下嚥。』不僅讓人聯想到白居易的《觀刈麥》。而其《河決歌》則云：『有岸不能防，渾流何浩浩。奔騰阡陌間，穎粒一如掃。人各求其生，擔釜就遠道。屋為風雨壞，悲深杜陵老。倘見此災民，如何傷懷抱？』《河濱廢屋歎》亦云：『昔年渡長淮，河濱人聚族。今日渡長淮，河濱惟廢屋。……吁嗟廢屋多，偏觸書生目。舟中作長歌，聊作杜陵哭。』這與其所論詩重至情，當是甚相合洽的。

趙春輝撰於壬辰年初，修改於乙未年仲夏

校點凡例

一、是書所點校蔡氏作品皆為初刻本。《陶門弟子集》，嘉慶十九年劉文奎局鐫本；《陶門續集》，道光十二年盛昌齡刊本；《陶門餘集》，道光十五年蔡有稱校刊本；《陶門詩話》，道光元年聞喜堂藏板；《煙譜》，道光六年林鍾元校刊本；《紅樓夢說夢》，嘉慶十九年解紅軒刊本。

一、目錄原分列於各卷之首，為便讀者閱讀，現予以合併，移至全書之首。

一、各集卷首各家序言、題跋，匯集編為附錄一。

一、集中原有雙行夾註，均改為單行小字。

一、集中原用干支紀年，為便讀者查考，現用括號添注西元紀年。

一、部分異體字、生僻字徑改為常用字，不另出校；字跡漶漫不清者，皆以□代之。

一、附錄蔡邦烜《聞喜堂集》，以嘉慶十八年蔡家琬兄弟六人同校刊本為底本。

一、附錄《蔡氏宗譜裡公支譜》中人物傳贊和譜序以蔡家琬單世系表為主。

一、附錄四《蔡家琬作品繫年》便於讀者研讀其詩文。

總目錄

前言

校點凡例

目錄

陶門弟子集十六卷

陶門續集四卷

陶門餘集三卷

煙譜

陶門詩話

紅樓夢說夢

附錄一 序跋題辭

總目錄